

今年6月9日这一天,山东、湖南、江西、黑龙江共有17名学生溺水身亡。最典型的一件溺水事故是:哈尔滨一名女生江边洗手不慎溺水,5名学生手拉手救助,结果4人溺水身亡。以至于教育部发布紧急通报,要求坚决做好防止学生溺水的各项工作。通报下发后,还是常常读到学生不幸溺水的新闻。6月30日12时许,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平沙小学4名学生到当地京塘水库水坝游玩时不慎落水,3人死亡1人生还。生还的一名学生会游泳,自游上岸脱险。还有一些新闻,说的是不会游泳的学生,见到同学落水,见义勇为,跳水救人,救起同学,自己却沉入水底身亡。如江西鄱阳10岁女生朱紫秀、湖南邵阳11岁男生邓豪,都在救起同学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上海,据统计报告,2009年到2011年,学生的非正常死亡中,溺水死亡排在第一位。

这一个个祖国花朵的不幸凋零,让人悲伤。如果孩子们学会游泳,悲剧就不会发生。

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我8岁就会游泳了,是在郊区的野河浜里学会的。现在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学我,要到游泳池去学。在这之前,幼年的我曾经掉进河里,被好心人救起。那是在我的老家常熟洞港泾镇,镇子前有条小河,我常在河边

的大石板上玩,玩着玩着就掉进河里,镇上河边开着一家棺材店,门口竖着一根绑着铁圈圈的竹竿,听到有人呼救,老板就从屋里出来,将竹竿圈往我身上一套,动作就像现在泳池里的救生员,我就这样被救上岸。我至今还很感激这位好心老板。被救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如果再掉进河里,

从小会游泳

康定

就不用别人来救了,我自救。

那个年代,毛主席也发出号召:“到江河湖海去游泳”,他老人家,多次畅游长江。在领袖的榜样作用下,当时住在市郊结合部工人新村的很多孩子,都像我一样,是在小河里学会了游泳。当年的郊区小河,河水是

清的,没有被污染,我们都是成群结队,在会游泳大哥哥的带领下去学游泳的,不会有危险。而在市区,每当下午苏州河涨潮,黄浦江的黄水驱走了苏州河的黑水,很多孩子就跳进了苏州河玩水,胆大的孩子,还从高高的桥上往河里跳水!

我开始学的游泳姿势,是很好学的狗爬式,前肢刨水,后肢拍水,人就浮在水面上了,很容易学的。后来,家搬到市区,我就到游泳池去游

了,那时游泳池很多,也很便宜,一般的泳池,5分钱、8分钱就可游一小时,最好的泳池,也不过1角5分游一小时。很多时候,我到父亲的工厂泳池去游,父亲还会从厂里食堂带来盐汽水和馒头,游后肚子特别饿,吃得 very 香,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仍是香甜的。当时,学游泳的气氛浓,泳池多,游泳机会多,所以,我们上世纪50年代生的人,很少有不会游泳的。我14岁那年,中学组织横渡黄浦江,先要测验,在游泳池里游半小时不碰壁者合格,我游了半小时后,没有觉得累。在闷行的黄浦江段,十几分钟游到对岸,很轻松。会游泳,就多了一种生存技能,我17岁上山下乡,到了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那边每年要抗洪,会游泳,不慌在水里,面对滔滔浪头,心里是不慌的,我还常常到鄱阳湖里去游个痛快。

等我的孩子上了小学后,我带他去学游泳,他却很害怕,不像我小时候很亲水的。可以理解,独生子女嘛,就是娇气一点。为了让儿子学会游泳,我连着3年夏天带他去泳池,教儿子学游泳,他总算学会了,就是耐力稍稍差一点。教会儿子游泳,我比自己当年学会还要高兴。

现在,上海闵行区等小学,将免费教小学生学会游泳,看成是一项体育民生工程,作为家长,我认为应该向他们致敬。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非常荣幸地被选为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火炬手”。更为荣幸的是我的火炬手号码是“088”号,还更为荣幸的是,我的火炬传递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广场。

火炬传递的那一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奥组委要求我们早上8点以前先到长安街西的职工之家集合,然后集体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上车后一看,许多火炬手都是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如“086”号的张艺谋;“089”号的陈维亚。当时他们两人分别是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在车上我记得还有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他也是我们全国政协委员,还有钢琴家郎朗等等。

我和张艺谋、陈维亚的火炬手号挨得如此的近,这就标志着我们要交接火炬,接张艺谋火炬的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何亚非,然后何副部长把火炬交给我,我再传递给陈维亚。在车上我们这个车的

负责人,也就是我们这个传递路段的负责人宣布,每人传递的路程是50米,同时希望大家衔接紧凑,因为是为现场直播。大家一听都笑了,50米能跑多远啊,大个子也就是十几步而已。然后大家又自我安慰,能有这50米的光荣传递也不易了,全国亿万人民能在天安门广场传递奥运火炬的能有几个人啊。但是,大家还是觉得50

米太短,还是有些遗憾。遗憾之余我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偷偷地去跟陈维亚说,你是舞者,我是歌者,咱俩交接的时候,我俩在原地我唱歌你跳舞,这样路程和时间不就都拉长了嘛。陈维亚说老兄你真鬼,就照你的办吧。当时我俩选定的歌曲是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

激动人心的时候终于到了。当我刚站好在预定的位置上,就看见张艺谋那边已经在传递火炬了。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又突发奇想,大胆地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传递“方案”,即将跑改为快走;将走直线改为走“Z”字形,同时高唱《歌唱祖国》。说时迟那时快,火炬就到了我手上,我按我设计的“方案”,边“走”边唱,将Z字形一直“Z”到围观的观众前面,这时观众看见我边唱歌边走到他们面前来,便激动得不得了,安保人员看到这样的互动场面也不好意思阻拦我。紧接着我再与陈维亚交接火炬时又在原地围着圈跳起了新疆舞。这时安保们都高兴得不得了,竟忘记了催促我们向前。

回到车上大家都说我“赚”了,不仅50米跑出了200米,而且还延长了“自我表现”的直播时间。我心里当然是美滋滋的,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日子啊。

给我敬重的戴(逸如)老师的书写序,起初我是很惶恐的,但是想到我与戴老师十十年的愉快交往,想到戴老师一贯的平易近人,一贯对论资排辈不屑一顾,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动手写了。

戴老师既是作家又是画家,名声在外,他的文章和绘画用不着我在那里多说,这本书是他的摄影集,就谈谈他的摄影。戴老师似乎不常拍照,谁也没见过他挎着长枪短炮招摇过市。有一次我与他去欧洲,只见他每天一副悠然的样子,根本没见他像常见的摄影师那样夸张地爬上落下。等到回宾馆,看他检验相片,我一看,真的感到了所谓的惊艳。我们是一路同行的,他到过的地方我同样都到过,怎么会让他拍到这些镜头的?他拍下的照片居然每一张都如诗如画,连天空都蓝得不可思议。

戴老师笑了,他说:“你这句话就不对了,打开你的相机看看,你拍的天不蓝吗?你说的灰蒙蒙的天空是哪里拍的?这里的空气太清新了,所以才蓝得像蓝宝石一样可爱。我们不是常常说要让上海的天更蓝、水更清吗?比较一下天空,就看到差距所在了。而这正是你这个环保组织领导人的庄严的重任。”

戴老师很喜欢微电单反,他甚至认为,通常情况下,高品质的卡片机其实就够用了。他讲过一件外国摄影家的轶事:摄影家的儿子抱怨他老爸,说他老爸老是使用一架老掉牙的破相机,货真价实的破,上面还粘了胶布,丢人现眼,让他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他老爸大笑,对他说:“小子,人家要看的是相片还是相机?拍得出好相片就是好相机。小子,你记住,其实拍照不是用相机的,而是用眼睛拍的。”套用一句熟话,他儿子听闻,当下大悟。

戴老师反感“唯武器论者”,招摇的相机不仅自己不方便,还误事。他举圣彼得堡书城为例:几位挎着大相机的朋友刚进书城还没有开拍,就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干涉,不准摄影!而他的微电单反一路畅通,觉察到被摄的对象还向他点头微笑。当然,我以为这与他的儒雅举止也大有关系,谁会阻止一位雅士记录美呢?这本《唱游俄罗斯》里,就收进了多幅摄自该书城的照片。

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欣赏戴老师的摄影,除了欣赏光影、构图外,特别注意到了环境。除了上面提到的蔚蓝的天空,还有郁郁葱葱的植物、壮丽美观的建筑群,其实都是注重环境保护的结果。如果环境保护不能从一点一滴的小地方做起,那么再美的风景也会变得越来越丑。环境保护同样不能“唯武器论”,要从净化心灵起步。

(本文为戴逸如新著《唱游俄罗斯》序。将于明日上午10时上海书展签售)



静夜凝眸

唱游俄罗斯

夏卫海



序跋精粹

1996年8月26日,正在复旦大学培训准备赴美学习的我被一条消息震惊了:“昨天,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家中遇害身亡,享年58岁。”

戴厚英的住处凉城新村离我所在的复旦很近,那几天我常常遥望着凉城新村,想着死于非命的戴厚英,心情异常沉重。

一直想见戴厚英,因为80年代初我在上海书店意外地买到了10多本著名诗人闻捷的藏书,许多本扉页上都盖有闻捷的藏书章并有他的签名,我猜这些书多半是“文革”期间闻捷被抄家后流散出来的藏书。“文革”中戴厚英与闻捷以悲剧告终的生死恋情,曾一度轰动上海。在结合无望之下,1971年1月12日夜,闻捷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戴厚英在众目睽睽之下戴着黑纱,作为闻捷的家属参加完追悼会之后,精神一度近于崩溃。这段虽然短暂但令戴厚英刻骨铭心的爱情

故事后来都被她记录在处女作《诗人之死》和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里了。我曾想将这些闻捷的藏书带给她看看,毕竟那上面都有诗人闻捷的气息,可惜现在已不可能了。

由于戴厚英是个知名作家,她的刑事案件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周后我正在家中休息,虹口公安分局的一位刑警找上门来,他很坦率,告知在戴厚英抽屉中发现有我的一张名片,例行公事来核实情况,同时拿出红色印泥取走了我的右手指纹。我与戴厚英的交往始于1993年我策划的著名作家捐书支持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活动,我曾给她先后寄去20余份活动《简报》,还写信向她征集签名题词书。1993年10月20日戴厚英给我复信: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非常愿意为现代文学馆捐书,可是不知您信不信,我无书可捐。早期的几本书,已经十年没有再版,我自己连一套完整的书也没有了。《人啊,人!》仅存一本,还是左泥送给我的。后来的书都在香港出版,印数

少,亦是几年未再版,自己仅存一本了。去年与花城出版社签了五部长篇重版的合同,可是一直还没见生效。只好请您原谅了。好在中国作家很多,少一个两个人也无所谓。如果我的书能再版,我一定会首先寄给你们。如果除捐书外还有别的方法帮助这项活动,我愿效劳。”信用钢笔写在一页普通的信纸上,字随意而流畅。

收到这封信是10月23日,当晚我就回了信:“戴先生:与您一样的遗憾,如果时间充裕也许可以买到您的书籍,有您参加当然是我和其他读者都希冀的。好在此项活动重要的是参与,无论是有书

“报稿”难耐,往往要赶到投递员的家里,等报看、拿报看,为的就是一个先睹为快。有时班车耽搁,报纸不能及时捎到,我便给县城的文友打电话,先在电话里“浏览”一遍,了解当天

读报的瘾头

富晓春

报的扼要内容,过把报瘾。

有一年九九腊月天,纷纷扬扬的雪团堵住了通往山外的路。已经半个月没来报纸了。我望着窗外漫天的大雪,就像一个“瘾君子”发作,整天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无所事事,简直度日如年。我将过去收藏的旧报



琴歌 (唐) 李颀 绘画 丁筱芳

画说唐诗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木风入衣。铜炉华烛烛增辉,初弹渌水后楚妃。一声已动

少,亦是几年未再版,自己仅存一本了。去年与花城出版社签了五部长篇重版的合同,可是一直还没见生效。只好请您原谅了。好在中国作家很多,少一个两个人也无所谓。如果我的书能再版,我一定会首先寄给你们。如果除捐书外还有别的方法帮助这项活动,我愿效劳。”信用钢笔写在一页普通的

可捐还是无书捐赠,只要献出一份真诚就行了,这是最重要的。”后来知道生活中的她确是这样的,对自己的著作向来不注意保存,遇上别人需要,她往往会把自己留存的最后一本送掉。生于皖北颍上的戴厚英对于家乡和家人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朋友笔下她是一个性情中人,感情丰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萧乾说她:“不但曾经勇敢地描绘生活,而且还曾无情地剖析生活。”60年代初,戴厚英受指派在上海作协会员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道主义观点。钱谷融后来在《关于戴

厚英》一文中说过:“厚英是很硬气的,尽管知道自己过去错了,都绝不忏悔。”可谓知之深矣。当然后来戴厚英在《人啊,人!》后记中还是回顾了自己从当年批判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现今转而信奉人道主义的心路历程。戴厚英生前几乎重要的作品都没能在她第二故乡上海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当年戴厚英追悼会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思恋,犹有文章愧须眉;江淮自古生人杰;断肠三千里,如此才华,如此柔情,竟无只手挡贼刀,南北至今泣謠音。”用它诠释才华横溢、经历坎坷的戴厚英一生还是贴切的。

里。调到城里工作,带给我最直接的好处,莫过于能及时看到当天报了。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温暖地洒落在案头上,收发员就将当天的报纸送到了我面前。在悠扬而轻快的背景音乐里,抿一口沁心的清茶,读着油墨飘香的当天报,是任何文字都难以描述的。

然而,我至今仍改变不了当初山上之陋癖,以致往往情不自禁,偶尔还要到报刊发行站或邮政局门前溜达转悠,以重复当年盼报之心切。也许,这便是古人所言的“无癖不乐”吧。

什么电

影让人一看再看?明日揭晓。

享受文化生活